

第十三届“春华杯”征文大赛文学创作类二等奖

## 日暮乡关

龙 亮

(文法学院 汉语言文学专业 2012 级)

### 一

近二十年的年华已逝，辗转异乡，奔波求学，回望蹉跎年华，追问最多的该是：乡关何处？

在一个城市化进程逐步加快的年代，故乡也免不了被卷入经济建设的大潮，滚滚洪流中，故人不在，故事不再。那仅存的一点点乡土民俗的气息在我混沌迷离的心境中隐隐挣扎，是被洪流无情裹挟，更是在喧嚣中迷失。

野夫曾说：“城市和移民，剪断了无数人的记忆，他们是不需要寻觅归途的人。故乡于很多人来说，是必须要扔掉的裹脚布；仿佛不这样遗忘，他们便难以飞得更高，走的更远。而我若干年却像一个遗老，总是沉浸在往事的泥淖中，在诗酒狂欢之余，常常失魂落魄地站成一段乡愁。”

每每咀嚼，心绪纵横，清泪似要涌出，却终归未在脸颊写下唯美诗行——我丢失了太多东西，却无从寻觅，这不仅仅只是对小镇、对村庄的依恋，更多的，实则是血脉断裂、情怀割离、传统背弃的深深怅惘。

就像一个故乡的背叛者，我盗用某种身份、某种标签、某种符号，在异乡随波逐流，忘却自然，忘却本真，忘却苦难，忘却情感。但，我，恰也只是一个缩影。

### 二

就像李琼所唱的那样——“山路十八弯，水路九连环，山歌排对排，山歌串对串”，故乡依山傍水，山歌排排串串。不过，这个位于鄂西南的小县城，偏居一隅，与世隔离，怕已是多年以前。

九四年初夏，几十年一遇的干旱，天干地热，万物凋焉。想必也是太烦躁，某天午夜，我急欲从待了近十个月的“房子”里出来透透气，结果却把母亲折磨到天亮。所以，当黎明悄然而至，我呱呱坠地的那一刻，父亲觉得“天亮”是充满希望的。

而那个我记不清名字的叔叔竟也是奇迹般地，从几里开外，骑着白马奔向我家，替我“放生”。“放生”的另一种说法便是“接生”，在故乡的小乡镇中，没有接生婆这个概念，只有自家去找和自己较为熟络的、被本地人认可的品德高尚的“放生者”。

正值中年的母亲回忆过去，总会时时念叨那个疼痛而幸福的清晨，以及那段传奇而有趣的经历，并欣慰一笑：“你的性子倒也是蛮像他滴列。”

我只是在想，现今，该没有公认的高德之士，会在初夏清晨，骑着白马，去迎接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吧。

### 三

童年的大半在故乡度过，与自然为伴，也与困顿为伴。

全家人面临过半年没有大米的窘境，吃了几个月的“包谷饭”之后，我总是想方设法地到别家蹭饭，换来的是父亲的训斥和母亲挨家挨户地借米……

多年以后，在家乡民族介绍的特色美食中，会将“包谷饭”作为一种产品大肆宣传，但是多年以前，对土家人来说，这种食物实则是一种司空见惯的，且不可丢弃的贫困象征。

困顿不堪的处境，少不更事的年纪，在所有远去的回忆中，它像一杯醇厚辛辣的高粱酒，喝罢恍如隔世。在今天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中，所有的曾经，好似一剂猛药，注射进怠倦麻木的灵魂，又好似一把尖刀，剜下本不该长出的毒瘤。

### 四

在某种悲惨命运的背后却有某种狂欢的存在。

人常说，巴人跳丧，后为舞。

清亮的歌声，轻快的舞步，合潺潺流水，和煦微风，明媚阳光，不尽。

在故乡的那几年，课间操除了“第二套广播体操”的激昂旋律外，还有婉转悠长的巴山舞乐曲。空旷操场被全校师生挤满，各班围成一圈，和着旋律翩跹起舞。印象中，我的位置是在一颗大大的梧桐树下，阳光初照，树影斑驳，似乎还能嗅到花叶上被蒸发露水的清甜。

犹记得，学了好久的“阴阳掌”和“百鸟朝凤”，后来竟也是遗忘，想当初，跳错一个拍子都觉得是莫大的耻辱。

而今，广场舞肆虐全国，不知道清江广场上是否也响起了《小苹果》，不知道经过老覃辛苦采集的民间歌舞是否已被晾在一边，听惯重金属的耳朵是否还能回忆起那段优美清新的旋律：“跳起那欢乐的巴山那个舞谗，鸳鸯戏水在身旁。唱起嘹亮的土家歌谗，幸福生活万年长。”

## 五

在欢乐祥和的舞蹈中，其实掩藏着死亡亦或是悲伤的阴影。

我不知道是否每一个土家人都如此淡然地面对死亡，就像成婚时本应喜庆却歇斯底里地哭嫁。

她的样子，已经在脑海中变得模糊，只记得，凛凛寒冬，那冻得通红的脸庞，和似乎你永远无法触及的，闪躲的目光，还有将皴裂的手缓缓放入热水中时，那类似无奈叹息的深呼吸。母亲早亡，和父亲、哥哥相依为命，顽固存在有之的“男尊女卑”思想让她承受的家庭重担，可想而知。

后来，无意间听到她的山歌唱得好，暗自忖度，那定是辛劳过后的排遣。

再后来，和她成为同桌，慢慢发现：她的铅笔总是用到捏不住为止，剩下的笔头套上圆珠笔长盖，还可以再用；稿纸用铅笔写完后，用橡皮擦净再写，重复利用多次，直到纸已接近灰黑，并软得撑不住时，才罢。出于同情，我给了她很多稿纸，在她看来，这或许是很大的恩赐，作为回报，她会趁我不在时，悄悄地把她桌上的铅笔屑、石墨灰细细抹掉……

当我离开故乡，在异乡的初中校园里，收到她的来信，提及最多的还是那些稿纸，以及由那些稿纸所展开的过往，而只字未提她父亲由于车祸意外身亡……

坚韧得让我流泪，淡然得让我钦佩。

## 六

九岁时，“非典”肆虐，在到处充盈着中药和消毒水混杂的气味中，我和小伙伴在完全封闭的校园里度过了最后的几个月时光。

而后，离开大山，前往异地。广阔平原，鱼米之乡，在不同的世界中，各类因素的冲击，“少数”身份的强调，明明人群密集，竟觉离群索居。

而原本所保有的诸多充满张力的事物似在一瞬间土崩瓦解。

## 七

后来，发现自己已然完全融入当前的文化，那些无奈的遗忘，和近乎鄙夷的嫌弃在心田里滋长，蔓延，后来竟让我一度想丢弃某种身份，因为在众人看来，那确是贫困和乡土的象征。我不愿提及自己来自一个小小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在乡村小镇度过简单而又艰苦的童年。我不能理解那些近乎繁琐的习俗和爸妈依旧保留的某种土家人的客套。

而就在我们或隐或现的抵触中，在科学至上的新时代中，某些东西竟也是不自觉地消亡。至少，没有几个人会相信，万物有灵，而对自然心生敬畏；没有几个人会相信，转瞬即逝的某些快餐文化会最终让你成为无处归根的落叶。

于我，是悲哀的。

## 八

在海南的一年时光，我慢慢察觉到这个边缘小岛在“国际旅游岛”的建设中离本真渐行渐远的事实。外来的文化冲击让最新鲜的空气都变得污浊不堪。

半个月的儋州乡村生活体验，让我再次感知到那些在土地上默默生存的人的艰辛不易，朴实无华，以及那些令人叹为观止的民俗文化。可是，我不知道这些还能保持多久。

而到北国津城，我极其喜爱的“泥人张”，也只能在橱窗中，让游客感叹天文数字般的标价，虽然，艺术无价。

我们所看到的景观，都被金钱裹挟，看不出质感和本真。至少，我们应该意识到，诸多民俗文化都是掺杂着苦难和不易的，而远不仅仅是我们取景的对

象，和社交平台上炫耀自身学识的工具。

## 九

武昌西行的列车上，坐在对面的姑娘竟让我感动得流泪。

圆圆的鹅蛋脸，大大的眼睛，浓浓的眉毛，薄薄的嘴唇，乌黑的秀发。白色雪纺衫，淡蓝色牛仔裤，马尾简单束在脑后，

这是故乡，邻家姐姐的模样。

听到熟悉的乡音，婉转灵动。我想起了遥远的大山深处，安静的小镇，错落的房屋，清澈的河水，葱郁的林木，质朴的山民……想念过后，便是深深的怅惘——十载离别，模糊的又岂止是故乡的模样和亲人的面庞。

列车驶过长江大桥，渐落的红日隐去半边脸，羞答答地瞧着江城，些许余晖透过桥梁上的铁网洒在她的脸上。我没有再去刻意看她，忍着泪，扭头望着窗外。宽阔的江面上，星星点点的渔船，开始驶向岸边。靠岸了，都靠岸了。

## 十

我总是努力回忆着那片穷荒僻野，回忆着故土上亲切可感的荣辱悲欢，深重苦难。那些默默无闻的歌者，像是昨夜进入我梦乡的幽灵，唱着万物的赞歌，唤醒每一个在外漂泊的孤魂。

我窥不见一个民族内心的窗口，却在无常无序的规则中，看到它外在的摧枯拉朽。

我由衷感谢那个一无所有却干净无瑕的世界，即使日渐消弭的符号不在，但内在重塑以后，也必是无坚不摧的精魂。我希望自己带着所有的过往，乐观向前，即使片叶占身，却要依旧似负枷长行，并时时追问：

日暮乡关，多少次的觉醒，才能换回下一个天明？